

寒山子詩集一卷

(唐)釋寒山子撰

豐干拾得詩一卷

(唐)釋豐

干拾得撰 宋刻本。框高十九·七釐米，寬十五·四釐米。每半葉十一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寒山子，唐代隱士。其生活的年代有三說：或謂唐太宗貞觀時人；或謂代宗大曆中人；或謂憲宗元和中人。傳說其為文殊菩薩化身。居浙江天台縣西之寒巖幽穴中，因不詳其姓氏，故以「寒山」稱之，又稱「寒山子」、「貧子」。寒山彼時常至當地之國清寺，時寺中有僧名拾得，任食堂之職，與寒山交友，每收拾衆僧殘食菜滓，藏於巨竹筒中，待寒山子來，即負之而去。寒山之行徑極為怪誕，近於顛狂。至國清寺中，或於廊下徐行，或時叫躁凌人，或望空漫罵，寺僧不耐，以仗逼逐之，輒翻身撫掌，呵呵大笑而退。所著衣衫破敗，形容枯槁，以樺皮為帽，履木屐。好吟詩唱偈，發為辭氣，常契佛理。台州刺史閻丘胤嘗慕名相訪，寒山見太守來，與拾得連臂笑傲出寺而避之。閻丘胤遣人往寒巖謁問，並送衣裳、藥物。寒山高聲言曰：「賊！我賊退。」收身入於巖穴，復言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巖穴即自行封合，杳無蹤迹。拾得、豐干，均為唐國清寺

僧。

此書前有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閻丘胤《寒山詩集序》，序在敘述了寒山子的行迹及追謁巖穴送淨衣、香藥而二人入穴不見蹤影之後，謂：「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，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并村野人家廳壁所書文句三百餘首，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，並纂集成卷。」因知《寒山子詩集》及《拾得詩》，乃是在台州刺史閻丘胤指令下，由國清寺僧道翹所裒集編次。豐干則僅存房中壁上詩二首。所以此書宋時又名《三隱集》或《三聖集》。關於閻丘胤序，有人說是託名而作，也沒有什麼過硬的根據。實則歷史上確有閻丘胤其人。檢宋嘉定《赤城志》卷八秩官門歷代郡守欄中，記載著「貞觀十六年，閻丘。」其下有小字注：「太祖御諱下一字」。太祖御諱下一字，就是趙匡胤的「胤」字，因知唐太宗貞觀時確有一位閻丘胤做過台州刺史。至於國清寺，原為天台山寺，隋大業元年（六〇五）賜額國清寺，天台宗歷代祖師皆住於此。唐貞觀六年（六三二）灌頂便入寂於國清寺。可見，從人物到寺院都是史有之實，非說託名，恐根據不足。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寒山子詩集》入釋家，作七卷，此宋刻本則並為一卷，且拾得、豐干詩別為一卷，附於其後。此本前有閻丘胤序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所收《寒山子詩集》又保留有沙門志南於南宋淳熙十六年（一一八九）寫的《寒山詩集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》，因知《寒山子詩集》可能就刻在淳熙十六年稍後一點。今據以影印的這個底本，過去一直著錄為「宋刻本」，蓋因此書之內沒有付梓的直接證據。今檢此書版口下端鐫有徐忠、李椿、陳亨、章椿、董源、施昌等刻工之名。其中徐忠曾為北宋刻本《史記》補過版，又在淳熙中參與張杻桐川郡齋所刻的《史記》；李椿在南宋紹興中參與刻過《後漢書》，又在嘉泰四年（一二〇四）至開禧元年（一二〇五）為秋蒲郡齋刻過《晉書》；陳亨參與刻過《石林奏議》；施昌在淳熙間參與刻過《武經七書》。這些刻工又同時出現在《寒山子詩集》中，可以使我們推斷此書之刻當亦在南宋中葉的開頭幾年中；同時，此書「廓」字又不缺筆避諱，亦表明其刻可能還未到寧宗趙擴之世，因而推斷此書完全有可能刻在南宋光宗紹熙（一一九〇—一一九四）間。

此本鈐有「宋本」、「子晉」、「毛晉之印」、「毛氏子晉」、「毛晉私印」、「汲古主

人」、「五福五代堂寶」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、「太上皇帝之寶」、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、「天祿琳琅」、「天祿繼鑑」、「周暹」、「曾在周叔弼處」等印記。知曾為毛氏汲古閣所藏，又是天祿琳琅的插架之物。後歸天津周叔弼，最後歸入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